



HUOYAN WANG DE ZUIXING

“活阎王”的罪行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“活阎王”的罪行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“活閻王”的罪行

秦耘生插图

◆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85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重印(郑州市行政区經二路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◆

787×1092 1/32 2 $\frac{7}{8}$ 印張 44千字

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郑州第1次印刷

印数1--440,000 定价(3)0.20元

告少年讀者

亲爱的少年朋友，你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紅旗下，恐怕还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子吧！

旧社会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。旧社会有哪些剝削階級？剝削階級怎么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剝削階級为什么能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？这些，你一定很想知道吧！我們打算編一套書，来給大家講講这些事情。

这套書共有八本，其中四本是通过真实的故事来说明問題的，書名是：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《禍国殃民的蔣家王朝》《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》和《榨取工人血汗的資本家》。另外四本，是揭露剝削階級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，是前四本的輔助讀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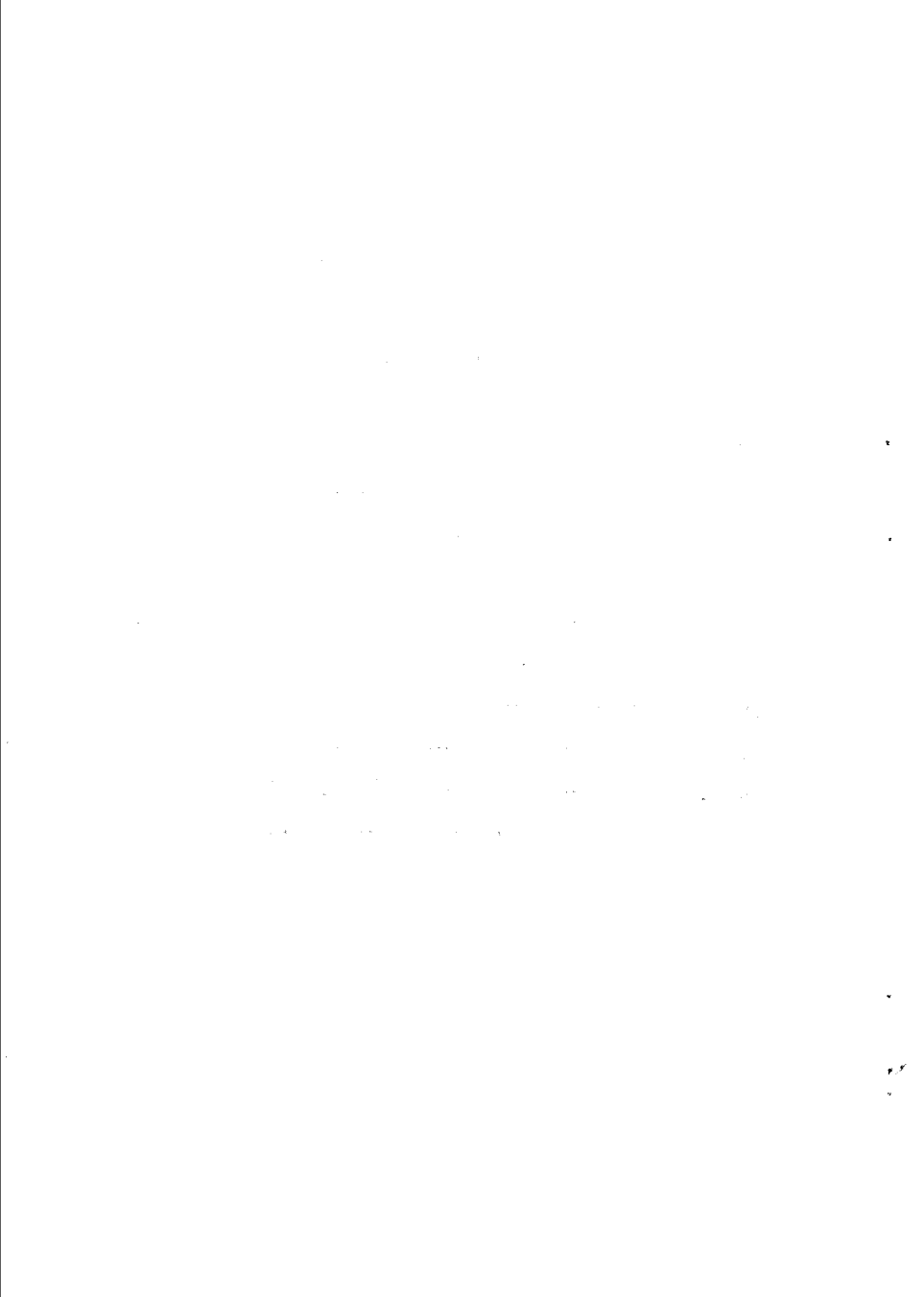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《“活閻王”的罪行》就是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的輔助讀物。你看了《万恶的地主階級》，再看看这本书，就会进一步了解地主階級的罪恶，更加仇恨万恶的地主階級。同时，你把新社会和旧社会做个对比，就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，更加热爱共产党，更加热爱毛主席。

編 者

1963年12月

目 次

苦难的童年	方洁武	5
我这大半辈子	程全有	16
两亩地	张明显	21
无头债	傅井山	29
从奴隶到大学生	肖竹媛	35
出了苦海见青天	陈朝华	42
湘江血泪	胡炳煊	53
“活阎王”的罪行	蔡 涉	60
血的教训	王国治 姜言诚 苏 凡	70
追查记	王润福	77



苦難的童年

解放前五年，父親死后，母親實在無力养活我們弟兄三人，只得忍痛把哥哥和我賣給地主家，她獨自帶着我那兩歲的小弟弟，到處流浪討飯去了。

我被賣到地主鄧羽階家里。那天，母親把我送到地主家，眼淚汪汪地撫摸着我的頭，說：“可憐的孩子，在別人家裏，你要放機靈些，媽可是護不着你呀！”

我擦去眼淚問媽媽：“媽，我還看得到你嗎？”

媽媽說：“看得到的。孩子，你可千萬要記住，不管怎樣挨打受氣，你都要熬下去，等長大了回到媽身邊來呀！”

我牢牢地記住媽媽的話。那時候，我還不滿六歲，每天要提水上樓擦地板，洗屎罐、尿罐，喂馬放羊。飯吃不飽，我就偷偷去拔些生蘿卜、生紅薯吃，沒有被子，我就睡在馬草堆上，找兩床破席蓋。挨了打，受了氣，累了，餓了，也不敢當着人的面流一滴眼淚，訴一聲冤苦。

鄧羽階是貴州省普定縣大龍鎮有名的大地主。他有一個小老婆和一個兒子。他們對我都十分凶狠。給我溫暖的，只有長工何大叔、女傭人鄧媽和丫頭小三娥。當我冒着寒冷的北風和蒙蒙細雨去放羊的時候，何大叔在田里做活看見了，就會喊住我，把他的蓑衣〔蓑suō〕披在我身上；鄧媽

有时候偷偷地跑出門来，塞給我一个飯团或者两块鍋巴；小三娥呢，她也是被爹娘忍痛卖給地主，和我一样苦。夜里，我們常常躲在馬房里，一块流眼泪，一起想媽媽。

一个冬天的早晨，下了寒霜，池塘里的水都結了冰，北风呼呼吹着，像要下雪了。我赤着脚，踏着寒霜担水擦地板。一不小心，水泼在楼梯上。地主老婆冲过来罵道：“小杂种！你吃饱了干飯連水都挑不动！”一边罵一边提起一桶水，嘩啦朝我头上泼下来。可怜我只穿了一身单薄的衣裳，从头到脚都泼得水淋淋的，冻得直发抖。就这样，地主老婆



还不甘心，她把我拖出去，关在馬房里，凶恶地說：“今天不准你吃飯！”

我在馬房里把湿衣服脫下来，光着身子躺在草窝里，盖着硬席，冷得牙齿碰得喀喀响，泪水止不住地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忽然，后边窗外传来一陣亲切的呼唤声：“小洁，小洁！”我一抬头，看見了小三娥一双含着泪水的眼睛，便急忙走到窗口去。小三娥从窗戶眼里递給我一套衣服，說：“小洁，穿上吧，这是我的衣服。把你的湿衣服拿来，我去烤烤。”我抱着小三娥的衣服，东张西望，不敢穿在身上，怕地主老婆看見，我和小三娥都要挨打。

肚子实在餓得难受呵，看見馬槽里有几顆馬吃剩下的蚕豆，我就撿出来吃了。

黄昏时候，何大叔牵着馬回来了。見我被关在馬房里，他就問：“小洁，又闖什么祸啦？”

我哭着把事情經過告訴了他。他說：“別哭啦，走，跟我吃飯去。”

誰知一进厨房，地主老婆就歪着脑袋叫道：“这个家是我管的，今天看誰敢給他飯吃！”

何大叔不敢吭气。地主老婆守着他吃飯，不准他給我一口飯吃。何大叔气憤地吃完飯，地主老婆叫他去挑柴火，然后就上樓去了。

厨房里剩下我一个人。我的眼泪又一串串落下来。这时候，邓羽阶的那条大洋狗正在一旁吃一碗牛肉飯。也許

是嫌不好吃，也許是这条珍貴的狗已經吃得太多了，还剩下半碗飯，它就摇摇头、咂〔zā〕着嘴走开了。我肚里餓得像有个虫子在爬，就蹣手蹣脚〔蹣 niè〕走过去，端起狗剩下的半碗飯吃起来。

“嗚——汪！汪！汪！”突然，那条洋狗向我扑来。我倒在地上，碗打碎了。狗扑在我身上乱咬。

“他媽的！連狗也要欺負人了！”何大叔拿着根扁担跑来，“老子叫你咬！”他照准恶狗腰上狠狠地砍了一扁担，把我从地上扶起来。那狗被砍在要命处，在地上滚了几滚就再也不动了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把老爷的狗打死！”地主老婆听到声音从楼上跑下来了。

“太太，待人总該比待狗好一点吧！”何大叔气愤不平地说。

“住嘴，少管閑事！这条狗是老爷花十两大烟（就是鴉片）从贵阳买来的。你赔得起嗎？”

晚上，邓羽阶回来了。他把何大叔叫到楼上，說：“好汉子，你既有本事打死我的狗，就該有本事赔我的狗。拿出来吧，十两大烟！哼！”

“老爷，話說明了，十两大烟我沒有，我找一条狗赔你就是。”

“什么！你以为这是条平常的狗嗎？它是外国种，我用十两大烟买来的。”邓羽阶睡在床上，一边抽大烟一边說，“赔不起，就得扣一年的工錢来抵偿！”

何大叔下楼来，一脸的怒气。我連忙跑去問：“何大叔，他要你賠嗎？”

何大叔哈哈笑了一聲，說：“小洁，沒关系，我賠他就是。”

这一夜，我在馬房里睡不着，一个人偷偷地哭。可那又有什么用呢？为了我，何大叔打死了地主的狗，要賠出一年的工錢呵！我睡在破席上，眼睜睜瞧着窗戶。月亮从窗戶照进来，冷冷清清的，看了使人打冷顫；墙角里有个虫子在叫，一声声像有人在輕輕喚我，“洁儿，洁儿！”——我又想起媽媽来了。在这寒冷的夜晚，媽媽在什么地方呢？我几时才能見到媽媽呢？……我躺在冰冷的破席上，瞧着窗戶对自己說：“听媽媽的話吧，媽媽說了要来接我的，她一定会来的……”

我天天盼着媽媽来接我。可是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也过去了……，媽媽仍旧沒有来。

在劳累、飢餓、打罵……这种种折磨下，我漸漸长大了。但是，地主还是像我刚来的时候那样，每頓只給一碗残湯剩飯吃。煮飯的邓媽，見我天天吃不飽，就想了个法子。她給地主婆說我跑得快，叫我每天中午去鎮上給讀書的少爷送飯。邓媽每天中午在飯盒里多裝些飯，那小流氓吃不完，好讓我在回来的路上吃点剩飯。

可是，为了吃到这点剩飯，我又不不知挨了多少打，受了多少气。我每天送飯去，晚了一点，地主儿子要打我；早了一点，飯凉了，也要打我。

那小流氓叫邓仁国，他在学校里伙同几个地主恶霸的儿子，专门欺压穷孩子。有一天，他们放学回家，在村边大树上打秋千。见了我就逼我爬上去。等我刚站在秋千架上，他们一声喊叫，你推过来，他推过去，秋千荡得比房顶还高。我站不稳，吓得大叫起来。

“哈哈！小杂种，你还偷不偷我的饭吃？”地主儿子在下面狂笑，“使劲呀，叫这小杂种知道我们的厉害！”

我拼命抓紧绳子，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响。忽然，啪一声，秋千猛地碰在大树上，我一个跟斗从空中摔下来，当时就昏了过去。

深夜，我醒过来，还躺在大树下，只觉得周身疼痛，一动也不能动。过了很久，天快下雨了，何大叔不见我回去，才跑来找我，把我背了回去。

我躺在马房里，一连好几天动不得。地主不但不给我医伤，还说是我自己贪玩摔坏的，耽误了他家的活，不给我饭吃。每天，邓妈趁地主一家还没起床的早晨，或是他们已经睡了的深夜，悄悄给我送点剩饭来。我是多么感激何大叔、邓妈和小三娥呀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们，就像忘不了我的亲爹妈亲姊妹一样。真是天上星星对星星，地上穷人向穷人。没有他们，我在这虎穴狼窝里连一天也待不下去呵！

一天中午，我的腰正痛得厉害，忽然听见大门口有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老爷！太太！给点剩饭吧，可怜可怜我这无家可归的人吧！”

我的眼睛突然睜得大大的，心突突地跳：這不是媽媽的聲音？是，是媽媽！媽媽來啦！

我顧不得疼痛，扶着牆走到大門口。但是，我看見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，一个和媽媽一樣要飯的女人。她懇求地對我說：“小兄弟，你做做好事吧。請你告訴我家小三娥，說她媽回來了。”

哦！這就是小三娥的媽媽呀！小三娥賣在地主家五年了，今天她媽媽到底來啦！——我心里高興极了，說：“好！我就去給你叫。”

我正要掙扎着往回走，三娥娘突然說：“小兄弟，可不能叫老爺、太太曉得呀。叫他們曉得了，可不得了。你給小三娥說，今天晚上我在大樹下等她……”她慌張地說完，看看四周沒有人，就赶快走了。

邓媽來給我送飯的時候，我把這事對她說了。

晚上，小三娥收拾了一個小包袱，臨走的時候對我說：“小潔，我走啦，你好好養傷吧！你媽一定會來接你的。”

我說：“三娥姐，你走吧。千萬記着找我媽。你對她說，要早點來接我呀，再不然，我就怕見不到她老人家了……”

小三娥走了。

第二天，地主老婆叫何大叔出去找。何大叔游逛了一天，回來說：“找不到。不是給人拐跑了，就是尋死了。”

在苦難中又過了一年，到了一九四九年的冬天。人們傳說着共產黨、解放軍打進貴州來了。邓羽階一天到晚在

家里轉來轉去，坐臥不安。

一天，邓羽阶要进城去打听消息，叫我給他牽馬。剛走到鎮上，趕場的人突然亂嚷着跑開了，做買賣的也乒乒乓乓上門板關店。馬受了驚，把邓羽阶摔在街心撒腿就跑。我正在前面牽着馬，馬一跑，繮繩套住了我的手，我倒在地上被馬拖了好遠，腿上的皮擦爛了，鮮血淋淋。回到家里，地主老婆還把我打了一頓，怪我不好好牽馬，把老爺摔壞了。

邓羽阶摔得直哼哼，叫何大叔扶他上樓去。何大叔說：“老爺，馬只讓喂它的人騎；你見天又不喂它，它就不讓你騎嘛——瞧，摔着了不是！”

快過年了，風聲更緊。邓羽阶躲在家里不敢出去，叫何大叔進城打聽消息。何大叔回來說：“老爺，聽說解放軍快到貴陽了！”

這天晚上，何大叔高興得喝了點酒，走到我睡的馬房里，一把抱起我，說：“呵呀！我的小兄弟，要出頭啦，你知道嗎？解放軍一來，你也見得着媽媽了，我也不給地主做長工了，窮人都要有飯吃有田種羅！”

我睜着一雙大眼，高興地問他：“解放軍多久才來呀？”

“快啦！小兄弟，等着同地主算賬！”

可是，就在這最后的一段苦日子裡，我又遭到了一次十分殘酷的毒打，幾乎使我再也見不到媽媽了。

這年的大年三十早上，邓羽阶收拾起一箱貴重財物，連新年也不敢在家里過，慌慌張張逃到貴陽去了。他老婆把

我叫上楼去，拿出一个紅漆的小盒子对我說：“去把它埋在馬房里。这里头都是值錢的东西，将来卖了錢你也有一份。”

我把盒子拿到楼下，沒上馬房，就去找何大叔，把盒子給了他。他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！里面都是地契文書。何大叔說：“小洁，这都是他家的地契。我去寻个地方藏起来，等解放軍一来，我們就拿出去交了！”

这件事不知怎么的，被地主老婆知道了。深夜，她把我叫到楼上，关起門来和她儿子一齐动手，把我按在地上，嘴里塞进一块毛巾，从爐子里夹出通紅的火炭烧我的背。一陣鑽心的疼痛，我喊也喊不出来，一会儿就晕过去了。地主老婆一瓢凉水把我泼醒，从我嘴里扯出毛巾来，恶声恶气地問：“小杂种，你說！把我的盒子拿給誰了？不說出来，我就烧死你！”

“救命呀！”我睜开两眼就大叫起来。

突然，通的一声，門被踢开了，何大叔拿把菜刀冲了进来。他一刀砍在桌子上，大叫道：“地契在我手里，有胆子的就来同老子拚一拚！”

地主儿子吓得鑽到床底下。地主老婆周身发抖，卜通一声跪在地上說：“何大哥，你……你，饒命，饒命呀！”

何大叔一手抱起我来，一手举着菜刀說：“臭婆娘，老子今天饒你一条狗命；从今以后，你要再敢欺侮小洁，老子定不饒你！”

